

△○为建国卅周年献礼○△

# 伤痕

越 剧

(取材芦新华同名小说改编)

编剧：吴桐

编

1979年5月1日脱稿于“大众”

## 前　　言

在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斗争里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们英勇捍卫马克思主义原则和党的传统。他们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同林彪、“四人帮”一伙进行了惊心动魄的斗争。他们坚持原则，光明磊落，无私无畏，表现了共产主义战士的崇高品质，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

——摘引“一场捍卫党的原则的伟大斗争”  
(《人民日报》编者按语)

# 伤 痕

## 第 一 幕

这是带有落地帘和阳台的房间，屋内装饰很引人注目的有：组壁墙挂饰，一组是彩色的毛主席像嵌在玻璃柜内显得很庄严肃穆。另一组是陈毅手迹诗抄《冬夜杂咏》之一“青松”的挂画。又另一角是这间屋中逝去的男主人曼云的丈夫的遗像。

1967年春节前夕。

暮色，这已是深夜三时，室内只有桌灯透着昏沉的光。

〔晓华香甜的睡在床上。〕

〔曼云来回不安的踱着。〕

曼云：这是为什么？（她带着许多困惑和费解，静静地坐了下来）唱：阴霾滚々掀妖风，

“二月逆流”显魔影，

野心家高喊——

“罢官！火烧！横扫！”调

原来是企图打倒一切老革命！

战恶浪，顶妖风，

革命气节贯长虹，

阴谋毒辣的一小撮，

下毒手暗害老英雄。

搞诬陷，设圈套，

到处整理黑材料，

挖空心思找线索，

一支魔手伸进了这家门。

曼云：（慢吞吞地站起来。唱）

乌云浓，遮天空，  
一团青丝乱心中。  
为什么？恶浪冲到陈老总，  
平白无故起阴风。  
为什么？是非寻到我的手。  
无名烈火烧自身。  
陈毅同志，光明磊落，革命一生。  
他是我最相仗的人。

（间奏）

想白天——

联络站、走访谈话阴森冷。  
一片鬼域透心惊。  
他们要我揭发陈毅写材料。  
这真是无端风云乱天空。  
陈老总呵！  
自“油山”游击我就追随您。  
难道你能愧革命？

——沉寂——

曼云：（低声吟着）

南国烽烟正十年，  
此头须向国门悬。  
后死诸君多努力，  
捷报飞来当纸钱。（思索着眼里汪起泪水）

曼云：（猛地把桌子一拍）

不，这是阴谋！无耻的阴谋！

（晓华被惊醒，从床上坐了起来看见妈妈还坐在那里赶忙

披起衣服走到曼云跟前)

晓华：妈々，你为什么还没有睡觉呀！（看々时钟）都已经三  
多了。

曼云：（深情地摸着晓华的头）妈々心里有事睡不着啊！好孩  
子你去睡吧！

晓华：妈々！你的事能告诉我吗？

曼云：你去睡觉吧，妈々还没有弄清楚。

晓华：妈々，看你今夜心情这样沉重，我还能睡得着吗？

曼云：那你就在这里陪着妈々！

晓华：好吧！（从床上舒起一件 棉军衣穿在身上）

（曼云看到晓华无意中打扮成这个模样，使她突然想到自  
己当时在油山小时候的一些往事）

（午台灯光暗转一道强烈的红光透照在晓华身上）

合唱：看晓华这模样，

恰似自己童年像

多少往事茫眼前，

心潮似海翻波浪。

卅年历程留下多少悲壮事

难道说鲜血换不来——朝霞满天放？

曼云：（把晓华拉到身边）晓华！你既然也不睡，那妈々就给你  
讲一个故事。

晓华：那太好了。

曼云：（回忆着）

那是1937年，在江西油山上禾地方

陈毅——陈老总领导的油山游击队就在这一带活动。

有一天游击队的同志下山来参加一个重要会议。

傍晚突然白狗子偷袭包围了会场。

游击队还没有发觉，  
这时候一个名叫云妹娘的一个妇女出来打水，看见一群久  
的白狗子，正从四面八方围了过来。  
她急中生智，丢下水桶，一边跑一边喊：  
反动派来了，反动派来了！  
正在开会的群众和游击队听到喊声，迅速转移进山。  
白狗子没有抓到游击队气得直跺脚，  
匪军官命令把群众都赶到草坪上，  
云妹娘拉着云妹子带着她婆婆，也被赶到人群里。  
这时候匪军官大叫：  
“刚才哪个人喊的，走出来！”  
群众没有人吭声  
匪军官暴跳起来，  
“不出来，我就开枪！”说着他就叫一个白狗子架起机枪  
来，“预——备——”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云妹娘大喊一声，是我喊的！  
场上都静了下来。  
云妹娘抱着云妹子亲了亲，叫她以后好好照顾奶奶，  
然后又走到婆婆面前，跪倒在地，叩了个头，然后说：“婆  
婆对不起你老人家，我先走了。”  
这时候，上来两个白狗子，把云妹娘拖到草坪外，  
哒！哒！哒！机枪子弹穿进了云妹娘的胸腔。  
云妹娘两眼箭着仇恨的火光看着白狗子，站了半天才慢  
地倒下去！  
(曼云止不住心中的悲痛哭泣起来)  
晓华：(两眼汪着泪水哽咽地) 奶奶！以后哪？

曼云：我……我这时候扑到妈夕身上

晓华：（一怔）怎么？妈夕那时候也在那里？

曼云：孩子，云妹娘的女儿云妹子就是你妈夕，你妈夕就是那时候的云妹子哪！

晓华：（听完抱着曼云大哭起来）

曼云：孩子！不要哭，听妈夕再给你讲下去。

晓华：嗯！（点头头）

曼云：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根据斗争形势需要，赣粤边界的游击队，开始改编成为新四军，1938的春天，在陈老总的率领下，一支浩夕荡夕的队伍，开赴抗日前线，这时候，你妈夕也就离开了油山，此后，妈夕就在陈老总的率领下，驰骋在大江南北，横扫敌寇，妈夕也就在这风火狼烟里成长起来。

（空中迴荡着新四军夕歌）

光荣北伐武昌城下

血染着我们的姓名。

孤军奋斗罗霄山上，

继承了先烈的殊勋。

千百次战争，风雪饥寒，

千万里转战，穿山野营

得丰富的战争经验

锻炼艰苦的牺牲精神。

为了社会幸福，为了民族生存，

一贯坚持我们的斗争

八百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

东进！东进！

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曼云：晓华！

陈毅同志的战斗一生，是光辉革命的一生。

是为无产阶级事业无私无畏战斗的一生，是光明磊落，革命到底的一生。

昭々历史已经鉴定陈毅同志一生忠于党、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妈々常以跟陈老总做一名战士而自豪。

晓华：那为什么中央文革这次也点了陈毅的名？

曼云：妈々就是为这件事才睡不着哪！

晓华：哦，原来是这样，妈々您要知道这次江青指示说：运动要深入，不但要揪出穿兰干部服的走资派，还要揪出穿军装的走资派。

曼云：穿军装的走资派？

晓华：妈々，当前斗争复杂性就在这里，中央文革根据当前发展的形势明确的指示说：军队里就是有一小撮搞的是带枪的资产阶级路线……

曼云：（听着很不入耳）带枪的？晓华，中国革命不靠带枪的能够取得这一片的红色江山吗？抗日战争靠带枪的，把日本几十万天皇大军消灭了，解放战争靠着带枪的把国民党八百万正规军也消灭了，抗美援朝靠带枪的把美国王牌和他的所谓联合国军赶过了三八线最后用枪杆子逼他签了和平协定。这些都是历史见证，如今还有什么“带枪的资产阶级路线！”晓华，要是资产阶级带枪的人掌握了军权这些胜利还能得到吗？你幼稚的头脑，不要偏听偏信，最后把自己都搞糊涂了，你要知道今天的红色江山，是多少先烈的鲜血才换取来的呀！

晓华：妈々！正是为了这个，用鲜血换来的江山，怎么能白白的

让资产阶级篡夺去？

曼云：目前老一辈革命家正是为此而关心、防修反修是当前一件大事，孩子，可是千万不能离开老一辈的革命而昏头昏脑去独闯，这样会失掉方向。

晓华：你有时候对当前文化大革命燎原烈火的斗争形势还不理解，你只是停留在民主革命的阶段上……

曼云：不，不对，你这是听谁说的？

晓华：妈々，我的好妈々，您让我向您解释吗？

曼云：不，孩子，我的好孩子，你不要和妈々讲了，等以后你自己会明白的。

（二人沉默了一会）

（这时空中由远传来晓华平时爱哼的一首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歌曲：

我们再见了亲爱的妈々，  
请您吻别你亲爱的儿子吧，  
再见吧！妈々。  
别难过，莫悲伤，  
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晓华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哈欠）

曼云：孩子，你困了去睡吧！

晓华：妈々，您也去睡吧！

曼云：你赶快去睡吧！妈々还想坐一会。

（晓华又打了个哈欠，然后把棉衣脱下披在曼云的身上，然后自己走到床前欲躺下。）

曼云：（站起来朝着陈毅手迹诗抄走去）

（这时“冬夜杂咏”青松条副闪出光字：

大雪压青松，

青松挺且直。

要知松高洁，

待到雪化时。

曼云：（唱）看诗词更激起我心中波浪，

今日雪确使我两眼迷茫。

老青松参天高洁世人知，

豈能够诬蔑陷害忠良，

我不能听谗言去做昧心事，

我应该揭发他们这些鬼勾当。

陈老总啊！

卅年前的旧历史如今又重演，

我如今要做今天的云妹妹。

我再向你高呼：

反动派来了！反动派来了！

晓华：妈！您今天的精神很不正常，

曼云：孩子，你要帮助妈写材料。

晓华：写什么材料？

曼云：我要写给党中央，

揭发他们搞诡计

揭发他们放冷枪

揭发他们假调查

揭发他们暗栽赃。

晓华：妈！你要冷静多思想，如今文革办就是当前的党中央。

曼云：那我就直接写给毛主席。

晓华：毛主席也不能让您去“保皇”

曼云：（一惊）（看着晓华出不得声）

（场上顿歇）

曼云：晓华一语振心骜，  
魔手抓住她心灵，  
是非唯说谁心醒。  
当前的斗争真严重，  
我要战妖风顶恶浪，  
暴风雨中见雄鹰。

（曼云坐在桌子前推开纸）

曼云：晓华，你不要干扰我，赶快睡吧！

晓华：哦！……（困倦地躺在床上）

（一线光圈照在曼云身上。）

（灯光暗转。）

（一声鸡啼，天光大亮）

（曼云伏在桌上睡着了）

（晓华揉了揉眼睛坐起来）

（看见妈妈伏在桌上睡着了轻声地走了过去）

（她拿起曼云写好的材料，一张一张的看着）

（曼云被她惊醒了）

曼云：天都这样亮了。

晓华：妈妈，您这些材料准备寄给谁呢？

曼云：寄给党中央！

晓华：妈妈，您这样会被革命洪流淹没掉。

曼云：（忿怒地）住嘴！我不准你替伪装的敌人讲话！

晓华：（一振）妈妈！（欲想分辩，被曼云的忿怒与威严吓退下去，低垂了头）

（曼云整理一下材料放进一个较大的信封里，然后走进下屋）

（晓华默默地走至床前整理床铺）

(然后她又到王华的遗像前，顺手把一杯水浇入像前的腊梅花盆里)

(曼云从里面走出，看样子是要准备出去)

晓华：(唱) 浇腊梅——

又引起一股心酸

爸爸这样早就离开人间！

如今是——

音容不在笑容在

腊梅默默守像前。

曼云：(禁不住勾起心酸) 过去的事不要再想了，我的好孩子，  
(把晓华搂在怀里)

(唱) 晓华儿，虽年青

寄思的感情却是这样深

一株腊梅它本是——

我的寄情物

如今晓华她也会一样认真！

这都是——

寡母孤女相依命，

才有这一样的感情一样的心，

(晓华偎着曼云沉浸在相思与回忆之中)

曼云：想起那峥嵘岁月

历历如新

1947年的上海——

飞扬着白色恐怖烟尘。

我和你爸爸——

都在地下党工作。

谁料想——

被叛徒出卖妈々被捕入狱中。  
你爸々隐蔽身份到狱中和我联系  
这其中要闹过多少 —

密视与跟踪。

在那种异常困难的处境里  
就是腊梅做了我们牵线的人。

腊梅啊，腊梅啊！

你是革命的花种，  
你那里渗透着

我们革命的感情和爱情。

到如今虽然孤雁独自飞，  
却还能一杯清水灌思情。

晓华：妈々今天是我浇的腊梅

曼云：好孩子，可是当你 —

第一次睁开眼睛，  
祖国的天空已黎明。

晓华：妈々，国民党那样凶狠那样恶，  
您怎会逃出那可怕的牢笼？

曼云：是你爸々受尽折磨去保我  
骗得他们的信任之后  
对我的案情才放松。

那真是 —

一滴鲜血一滴恨，  
步々自由血染成  
多少革命先烈血，  
才换今天朝霞红。

晓华：（激昂的）

(唱) 烈士的鲜血不能白流  
革命的红旗  
有我们这一代人来继承  
毛主席革命路线 —  
我们不去捍卫谁捍卫?  
当前又面临着  
一场严酷的斗争  
党内出现了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当权派  
会比国民党更兇。

如今，  
要把权夺回来，  
我和你 —  
重上沙场做红兵。

曼云 (疑惑的看着晓华激昂的神态)

为什么 —  
我忽然对她这样不理解?  
她犀利的语言如剑峰，  
她凛烈的矛头到底对准谁?  
真让我一时弄不清  
难道说 —  
红色政权真是变了色?  
八亿神州失春风。  
革命洪流来的突然、迅猛。  
老干部  
面对这场斗争不适应?  
事情真像猜不透的谜  
令人费解

待今后 —

还要女儿身上找分明。

曼云：晚华，你收拾一下房间，春节快来了，我们今年要好好的过一个春节。

晚华：妈々您要出去？

曼云：我要把材料寄出去。

晚华：（耽心地）妈々，我看你了！

曼云：为什么？

晚华：我说不清，我认为您这样做不好。

曼云：你还年青，妈々这件事你不要多管。

晚华：（欲想再开口，看曼云那样坚强和认真，也不敢再过问了  
（曼云下）

（晚华嘴里哼着：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她从衣橱里舒出一件红花色的上衣比了比）

晚华：真难看！（揉成一团丢到一个角落，最后她找出一件灰色的可能是曼云的衣服穿上了，袖子长了一点，她卷了起来  
她又舒出一双解放鞋，珍惜地拍了拍土穿在脚上）

（苏小林在外面喊着：晚华！晚华！）

晚华：唉！（应声地）进来嘛！

（苏小林上，背着双手）

晚华：你手里舒着什么让我看々嘛！

小林：你站好了。（他等晚华站好把手一举）

晚华：红臂章！（高兴地跳起来）（红臂章把屋里都映红了）  
（她接过红卫兵臂章，亲了又亲，吻了又吻）

小林：你是革命家庭，我是工人家庭，我们都是红小鬼。

（二人把臂章套好，臂挽着臂，走到毛主席像前）

晚华：（举起手）誓死保卫毛主席！

小林：

(二人彼此地欣赏着，臂上的红袖章，高兴地拉着手笑着，跳着，双方都沉浸在无比幸福之中)

小林：对了，我忘记告诉你，下午要在总部集中（把晓华拉在旁边）联造会和我们很多观点都不一致，头夕说，以后他们可能发展成为保守派！

晓华：毛主席语录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激烈行动。

小林：当然不会跟他们调和，呵，头夕说，明天我们准备徒步串联，你去不去？

晓华：我们家没人，恐怕不行，妈夕肯定也不会让我去。

小林：那我先去，情况以后我再告诉你，反正我们俩的观点是一致的！

晓华：对！我们的观点永远是一致的！

(二人把手一拍)

(苏小林拉着晓华俩人指向一个目标)

二人：(高声朗诵)完蛋就完蛋！要死就死在战场上！

——幕 落 ——

## 第二幕

(时间：三个星期后)

(屋中陈设未变，只是在毛主席像下面多了三个带忠字的大红心，钉在墙上显得很刺目)

幕启：

(今天是春节，早晨的气候很宜人)

(曼云提着一篮菜，还有一支红灯笼走了上来)

曼云：(看见房门开着把小菜放在门边，又把灯笼放在床铺上，然后把那盒腊梅搬到落地帘外的阳台上，集精会神的灌注)

晓华：(穿着一身绿军装，胳膊上佩带着红卫兵袖章，爱慕地羡慕着，不小心把地上的篮子碰倒了)哟！(她一边收拾一边自语)妈々买了这么多小菜，哈……妈，今天要过春节(她突然顿了一下，把辫子一甩)说起来这也是四旧(把菜放下，片刻复上)

晓华：(走到毛主席像下，舒起语录)妈々！

曼云：唉！(应着但没有走近来，依旧整理腊梅)

晓华：(一回头看到床头上，有一个灯笼忙跑过去，很喜爱，她想着，好像在她很小的时候，死去的爸爸，也在春节时，给她买过这样的一支红灯笼，这时她暂时把红灯笼放在原来的地方，跑到落地帘前)妈々，您跟我一块早请示吗！

曼云：我不会！

晓华：(碰了一个钉子嘟嚷着)真是跟不上形势(她走到毛主席像下，高举着语录)敬祝我们伟大的领袖，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毛主席的接班人林付主席身体健